

我的外孙女儿萝拉·玛丽刚过了她的13岁生日,昨天与她爸妈、妹妹来她的孤寂外公家做“寿”。我们依照她的意志,外卖叫来意大利菜,开一瓶红酒庆祝。她当然没有饮酒,女儿举杯说,“这个小玩意儿已长成亭亭玉立的美少女。”我一阵心酸,那个在我膝上蹦跳的小东西将趋独立,不久恐有男朋友纠缠。我最担心的是发育期的男女交友问题,一面不禁想起了有关少年心理描写的塞林格的杰作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。

该书1951年出版后名扬世界,曾被故友施咸荣译成中文后在祖国大陆畅销。我曾为译本写序,可惜藏书遗失或赠人,我已忘记写了些什么。今日少男少女们读的是《哈利·波特》一类的小说,对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塞林格名著恐没有印象。但我还记得60年前初次读到那个叫霍尔顿·考尔菲德(小说中主人公)的少年时的惊喜,对这个栩栩如生的人物,立即着迷,不愿放手。向朋友介绍,没有一个不上瘾。因为他对杂事的印象与观察,与那些同龄读者极其相似(其实我着迷时已达中年)。屈指一算,霍尔顿今日

## 瑞典作家侵权塞林格

(美)董鼎山

已是82岁,时光飞逝,令我这个近百龄的老翁唏嘘。我曾在之前的一篇文章中谈论真正严肃作家的珍贵,塞林格就是这么一位不朽文学家。

恰好前日在一本瑞典旧杂志读到,一位名叫J.D.加里福尼亚的瑞典幽默作家,年仅30余岁,笔名很蹊跷,显然故意伪造,他的原名是F.考尔丁,他的小说书名是《60年后:来自麦田》,写得犹如1951年经典作品《麦田里的守望者》的续集。塞林格原著曾在世界广销350万册,你如没有读过,只能怪自己孤陋寡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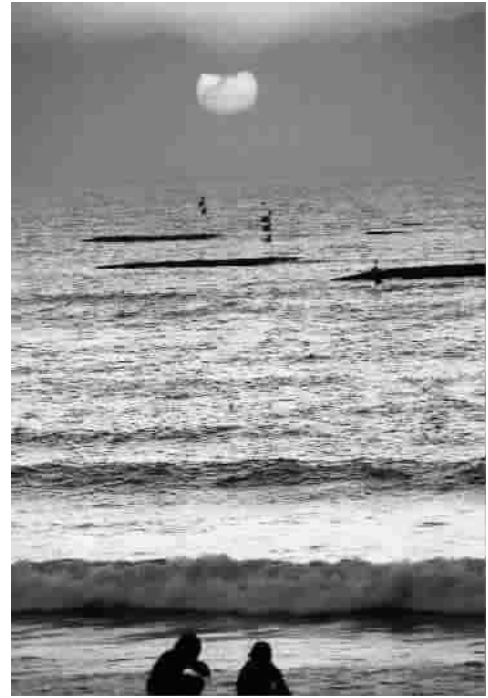
杂志上的报道说,英美出版界竟对这本模仿作品发生兴趣,要抢着出版英文译本。我稍懂一点瑞典文(谢谢亡妻蓓琪),不免好奇一读,发现新书主角名“MR.C”,60年后已是76岁的老翁。两书背景都是纽约,霍尔顿原是刚从中学出来的16岁少年,新

书角色“MR.C”则是一个刚从养老院出来的退休老人。

塞林格本人于2010年去世。当那位瑞典作家新书出版时,塞林格年已91岁,请律师起诉版权被盗,那位瑞典作家考尔丁竟告诉瑞典记者:“我们在瑞典,不会因此类小事而上法庭!”他辩称只不过引用著名作家,并无意抄袭原作者所创造的角色。他这本新书的情节是:“塞林格先生”竟要用种种方法如撞车、女人、溺毙、自杀之类来消灭那个年已76岁的原书主角霍尔顿。

抄袭名作家的情事不少,犹记得《随风而去》(或译为《飘》)作者玛格丽特·米切尔曾于2001年起诉一本名叫《风已消逝》的小说,情节是以一个黑奴的视角来透视同一故事。此外,新一代少年喜读的《哈利·波特》小说的作者J.K.罗琳曾做过同样的抄袭起诉。两案都在英美法庭胜诉。当然,英美出版法保护作家版权。但是那位青年作家自称是首次创作幽默作品转而尝试严肃作品,他还是心有不甘,声称:“在瑞典,我们并不随意起诉别人。”

我只怪自己阅读不力,竟是在一本瑞典旧杂志上发现这则饶有意味的旧闻。



忘了哪一年哪一季的黄昏,途经高雄,看到大海、波涛和落日的三部曲。无论从哪个角度看,都美不胜收。

如果是现代诗,就是诗人岩上的“嚼过黄昏/甘美的夜/就要降临”。

如果是古诗,就是唐人温庭筠的“澹然空水带斜晖,曲岛苍茫接翠微”和韦应物的“浩浩风起波,冥冥日沉夕”了。

可是在我看来绝不限于此,我羡慕的是那两个似男孩又似女孩的影子人,他俩蹲在沙滩上,半眯起眼,欣赏着海潮和落日。光脚丫子踩在湿润柔软的沙滩上,惬意无比。

海面上波光粼粼,像浮动的金沙子似的,也许突如其来浮出一群放学还不想回家吃晚餐的鱼孩子,他们要等着日

头扑通一声沉入海底,才叫做真正的下课。

大海的故事从来都是入画的好题材,特别是儿童插画,其中安徒生童话中的“美人鱼”最是经典。七彩缤纷的海底世界,可以将我们的幻想拉到无限大,譬如用红色珊瑚盖成的宫殿,所有的柱子都是用最细巧花纹的大贝壳砌成的,当夕阳稳稳沉下海的时候,不偏不倚就坐进一个有凹洞的翡翠巨石上,多舒服啊!这时,所有的小公主正骑着海马在海森林里玩躲猫猫哩。这是西方的海,很是平和优雅。

东方的海,却热火朝天地上演着《西游记》里的“孙悟空大闹海龙宫”和手提火尖枪、脚踏风火轮的《封神榜》里的“哪吒闹海”。

这时,夕阳的余晖在海平面上摇摇欲坠,显然是孙悟空已经搅翻了海水,哪吒的风火轮也如同台北街头那些青少年溜得很顺的滑板,在金光闪闪的海面上飞驰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等回过神来,天空又暗了一截,起风了。凉凉的风很舒缓地滑过耳际,才忽然意识到自己数十年来,是生长在一个四面临海的“岛人”。难怪一颗像小舟似的心,总是轻轻地摆荡着,总有一点儿微醺,原来,我一直是倘佯在大海妈妈怀里的孩子呢!

夕陽山外山  
(台灣)桂文亞文攝影



车到青山关,是下午三点,先入住古堡,下了车,全身便裹在清新凉爽的空气里。这个古堡是四百年前原汁原味的驻兵城堡,幸运地保存至今,因此它呈现的是真实的古旧气象。不像如今的一些长城景点,看上去很巍峨,却并不让人有沧桑感。

进了门洞,眼前一派颓旧,房舍屋落甬路小巷俱为四百年前的物事,一切依旧,只是日精月华风剥雨蚀,使之蒙上了浓郁的古远气息。古堡里的建筑分成了多个小院落,木窗木门,不施油漆,颜色朽暗而意韵十足,用石头砌成半人高的院墙,好似山里人家模样,来客便入住在这些小院落里,每个小院落设一个好听的名字:核桃坊、北城根、东菜园、青磨坊、热土炕……我猜这些名字和院墙必为今人所加,意在增其趣味,只那房舍为原有,为当年的驻兵之所,房屋的位置和朝向高低起伏错落参差,倒是别有一番情趣。

## 夜宿古堡

张玉清

四点集合,大家一起去爬山。古堡的甬路边立着一个木牌,上面画个箭头,写着:去长城。顺着箭头在几个院落之间七拐八拐来到了古堡的墙根,顺着木梯上去,就登上了堡墙,放眼一望,周围群山环绕,而脚下的堡墙也就是长城,分别向两端延伸出去,远远地蜿蜒于群山之上,在长城上远近几处敌楼,有的在半山腰,有的在山峰上,而我们身边十几米处就是一个敌楼,当年有了敌情官兵们从古堡里蜂拥而上,以最短的时间冲上长城抵御敌兵。我们沿着长城向上走,城墙上满是荒草,只中间一条踩出的小路,很难走,但让你觉得这才是真的长城。走不远便有一处敌楼,仍是原貌,只是已经颓败,还能穿过,不宜久留。我们爬到第三处敌楼时,

累得通身是汗气喘吁吁,望过去,见最远处月亮楼高远得好似在云端里,遂决定回返。

回来不走原路,沿阶下了城墙,顺着长城脚下走,林木秀美曲径通幽,间或有野鸟栖于岩壁或树梢,人来,扇起翅膀飞走。回到古堡,见门洞前立一木牌,写明“青山关古城堡位于河北省迁西县境内,建成于明万历二年(1574年),城墙高一丈四尺,长一百六十六丈九尺。城堡内设有署衙、营房、驿站、马房、兵器库等设施,还有钱庄、酒肆、寺庙和民居院落,当年驻兵一千人。”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太阳落山了,气温陡降,去城堡外的饭店吃过晚饭回来时天已全黑。回房间里加了衣裳,十月中旬的天气,穿上保暖裤和毛衣,仍然是冷。我走出房间,院落里不见一个人,大家都躲在房间里避寒,在城堡里踱了一圈,路灯昏暗,四周幽静,不由得让人发远古之幽思。我在散落曲折的房舍小巷里随意走动,又来到白天登城墙的木梯前,摸索着沿木梯爬上城墙,城墙上没有光亮,黑魆魆一片,走几步,寻一处平坦所在站脚,稳住了身子,这才抬眼远望,见环绕周围的峰峦的黛影干净清澈,与白天看去的景色别有不同,比画境之美犹有过之。月光分外皎洁清冷如洗,空气纯净得似可将人的身心净化,令人忘却世间烦恼,深感人生之美好。

到底是冷,从城墙上下来,复在古堡里踱步,欲说无语。想去敲一敲谁的门,一想人家已经休息了,于是作罢。只得回房睡觉,开了空调暖风,插上电热毯,躲进被窝里,渐觉浑身被温暖包裹,俗世的快感升上来,却忽然心里莫名地怅然,不知道该想些什么……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我在城堡里随便转转,果然看到几处建筑的门楣上写着钱庄、酒店等匾额,还有一处小院写着:把总署。把总为七品武官,相当于如今的团长。遥想当年的边关生活,一千名官兵驻于城堡之内,每日里吃饭出操,晚间喝酒赌钱(有酒肆钱庄),还可给父母妻儿写信(有驿站),有时还可以搞搞军地恋(有民居),日子热热闹闹过得不错,一旦军情紧急外敌入侵,则冲上长城为国捐躯。

秋阳明媚的下午,我缓缓走在甜爱路上。近百年历史却未曾徒增街道的神秘与沧桑,甚至,它看上去似有些不起眼。

不长不短的街道,在历史的年轮中,不卑不亢地屹立了许多年。水杉在街道两旁鳞次栉比地排列,心中比划着树的年轮,却猜不出这条小路的年岁。

甜爱路并不繁华,也不熙攘,迎面而来的是质朴与静谧的气息,让心变得沉静。不知不觉中,这里已悄无声息地留下了许多恋人的足迹。

享有“沪上最浪漫道路”美誉的甜爱路,源自祖辈们口口相传的一个故事。虽然故事情节有些陈词滥调,可是人们似乎总爱听着这些不着边际的故事,一边笑着摇头,一边却又暗暗艳羡这样脱俗的爱情。

名为“田爱”的富家千金与名为“祥瑞”的贫民小子自小结伴,青梅竹马,最终携手一生,相濡以沫。由此,紧紧“依偎”的“甜爱路”与“祥瑞路”因这段美丽的佳话被赋予了美丽的路名。当我在千百度地寻找后,遇到了生命中的他。父亲在我耳畔低语:“走走走走甜爱路吧!相爱的人手牵手走过这条路,爱情便会长长久久。”

甜爱路有一面情人墙,历经风雨,如今墙上绵绵情话已变得若隐若现。曾经在墙上留下刻骨誓言的恋人们,爱情的烙印是否依然历久弥新?

我和丈夫曾经在墙上画了一幅画:雨露中,他为我打伞。伞下的我,笑得很甜。那是我们热恋时的情怀,爱情的温度也随之持续蔓延。

总是记得父亲的背影。宽厚的肩膀

与温暖的背脊,被我的双臂紧紧环绕。在甜爱路街角的路灯下,坐在父亲的自行车后座,感受凛冽寒风中的温情,是我每次从医院返家途中精神最为振奋的时刻。路灯是个内敛的老实人,总是低着头守护着夜间的甜爱路,父亲就像路灯一样不善言辞,却始终默默守护在我的身边。

扎根在虹口的祖辈和父辈,让我在山阴路上的一条窄窄的新式弄堂里,留下了我的童年。依稀记得夕阳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,我总是追着影子跑,满头大汗却乐此不疲。小贩总在每天同一时间吆喝,那些只属于市井的叫卖声,清脆、响亮、掷地有声。

湿漉漉的雨季,我倚在窗边,看着被一滴滴雨露慢慢浸润的城市,见证喧嚣的尘世归于宁静的过程,雨伞下行色匆匆的人群,来来往往,各有忙碌。

“下雨咯!快点收衣服啦!”夏季的雷阵雨总是让人措手不及,可是总会有热心的街坊送来及时的关怀。站在家里的阳台上,看到对面邻居晒衣架上的衣物被雨点打湿,于是急忙向对面的邻居反复地叫喊“收衣服”,这自发的善意提醒在如今看来似是“扰民”之举,却让我这么怀念。

如今住在一梯三户的精装房里,每当感受形同陌路的邻里关系,我的脑海中总会泛起回忆的思潮,总能忆起曾经的美好。

山阴路与甜爱路大约成就了我心中对于虹口的情愫。

虹口记忆碎片

张行知

“音乐午茶”诞生于2012年1月7日,作为国内第一个日间沙龙音乐会,这个孩子从呱呱坠地就备受关注。但对于我们来说,“初为人母”的喜悦很快就被“产后抑郁”所代替了。正如项目成立之初那些反对的声音:每天一场音乐会,哪里会有这么多持续不断的观众?一个月平均要做20场音乐会,去哪里找这么多愿意来参与公益演出的艺术家?值得庆幸的是,这个孩子并没有早夭,且在众人的呵护下健康成长。

想想项目刚开始的那段时间,身边同事的口头禅几乎都是“你知道音乐午茶吗”,就像每个爱孩子的父母一样。作为项目负责人,我也是如此。

利用自己是上海音乐学院毕业生的便利,我经常回校拜访老师和同学们,物色合适的演出人选。只要有时间,我就一场场听学生音乐会,觉得不错的先把名字记下来,然后去各系拜访专业老师。第一次去要人的时候,差点被轰出来,老师们不了解我想做什么,以为我要拉学生去做商业演出,怕破坏学校的这片净土。一回生,二回熟,得知我们是公益项目,主要是为了向观众普及音乐和为青年艺术家提供展示平台后,老师们纷纷支持。

后来我成了艺术家口中的“人口贩子”,基本上见面就两个问题:“最近在练什么曲目啊?”“后面打算排些什么新演出啊?”只要对方稍有些想开音乐会的苗头,就会立刻被我抓住。再后来大家都习惯了,见面就主动问我“要货”吗?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后来我成了艺术家口中的“人口贩子”,基本上见面就两个问题:“最近在练什么曲目啊?”“后面打算排些什么新演出啊?”只要对方稍有些想开音乐会的苗头,就会立刻被我抓住。再后来大家都习惯了,见面就主动问我“要货”吗?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让我感动的是,艺术家们都不计报酬,非常热心支持公益演出。这个舞台曾经接

观众就在离演奏者不到一米的地方听音乐,请读明日本栏。

音乐午茶

## 十日谈

音乐午茶

